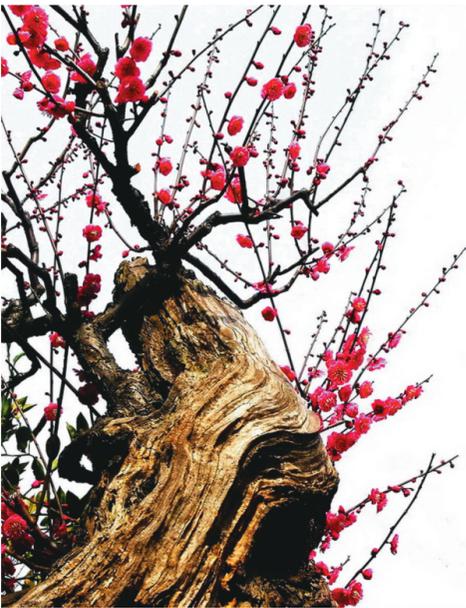


梅花的隐喻

□鲍安顺



古梅新花

郭任坤 摄

古琴曲梅花三弄,让我听后产生许多虚无缥缈的想象。

音韵在富丽中见清丽,旋律在多彩中显简约,感觉在纷繁激昂中体会到一波三折的婉约与纠结。我想,难怪梅花一弄断人肠,二弄非思量,三弄风波起了。那梅花的色彩,也多变,有红、白、淡粉色的。把梅花写成了优美的“三弄”音乐,也极具变幻,传神,也传情,更传达出扑朔迷离的风情与想象。

梅花三弄,又名梅花引、梅花曲、玉妃引,根据《太音补遗》和《蕉庵琴谱》所载,原本是晋朝桓伊所作的一首笛曲。后来,被改编为古琴曲。从此,那“梅花三弄非三弄”了,成了“千弄万转梅花香”。那梅花的芬芳,那艳丽,那耐寒的品性,不只是歌颂高尚节操之人了。那只是最初夙愿。梅花一弄戏风高,二弄迎春曲,三弄唤群仙。那梅花,一度之弄走进了初冬时节,二度之弄体会到深冬寒意,三度之弄带走了残冬消息。所以,才有了一弄清风、二弄飞雪、三弄光影,那弄得梅花暗香浮动,也弄得世界水色清静。

然而,“三弄”琴曲的别具风情,构成了极大审美空间,丰沛充盈,有所谓“一弄叫日、二弄穿月、三弄横江”。于是,梅花三弄便成了一首情真意切的生命歌颂:有君子之真、君子之情、君

子之操,那恢弘的音乐诗意气象中,飞翔的是无数缤纷色彩的梦,燃烧的是精神上渴望的灿烂春天。

梅开二度,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成语故事。那书童梅良玉与小姐陈杏元在生离死别之后得以团圆。那天,陈家院中的梅花树,在喜结伉俪的“梅陈”完婚之日,二度重开,花朵满枝灼灼,艳丽无比,馨香四溢。梅花让人感动的,不只是它重新开放,而是它作为一种巨大的隐喻,带进了我们丰富精彩的世界,它开放的意义就有再度成功的喜悦,也有男女之爱的激情,更有人文之美的境界。

“梅须逊雪三分白,雪须逊梅一段香。”那雪梅,不是雪,也不是梅了。那一种隐喻,浸入我们的灵魂,像鱼一样游动,像空气一样弥散,像流水一般生动。陆游的咏梅是苦情的:“无意苦争春,一任群芳妒,零落成泥碾作尘,只有香如故。”而伟人毛泽东和陆游创作的梅,却是一种生机勃勃的生命气象:“已是悬崖百丈冰,犹有花枝俏。俏也不争春,只把春来报。待到山花烂漫时,她在丛中笑。”由此可见,梅的隐喻是丰富的,丰富得让我们难以想象。

梅花被誉为“花之魁”,拥有脱俗高洁的贞士情操,具有不畏严寒独步春早的精神气节,担当春的使者,成就隐者风范,那是梅花的隐喻意义——隐者高士的意象,孤高绝俗,贞洁自爱,有洞穿世事的情操与美德。当然,梅花也意旨美人姿态,霜雪美人,隐约春梦的鲜活形象。

红楼梦“黄金莺巧结梅花络”一回,莺儿替三姑娘探春打的花样是攒心梅花。宝钗见了,建议打个络子把玉络上,又建议用金线打络子。那玉,是玉玺意指贾宝玉,金则是指薛宝钗。书中的“梅花络”,已经不是梅花了,那是一种极其传神的隐喻,充满机智,也充满情趣。

阅读冬天

□张培胜

突来的冷风,浸凉温暖怀抱,如落叶伴着阳光脆响,惊醒期盼的眼神,冬就在站有眼前,仿佛在我说,我来了,你应该懂。站在灰蓬蓬的地,仰望灰蓬蓬的天,任风儿滑过肌肤,令枯枝疏影映照心海,缕缕扎心,丝丝如草尖滑过心,微痛。冬来了,我在心里说。冬踏着轮回的脚步,豪迈干脆,走向旷野,冲向心间。萧瑟冬风伴着凄凉冬雨,淋淋漓漓,洒落一片天,与冬相遇,与冬握手,相遇成就希望,握手成就言和。

冬天没有春的妩媚,没有夏的繁绿,没有秋的金黄。冬呈现单调的白,素雅的灰,像村姑一样,朴素中见纯朴,大方中见优雅。田野里,绿色点缀旷野,绿得没有一点儿杂色,说是一块块巨大的翡翠也毫不夸张。空旷的山林,黄绿相见,彰显生命的轮回。如果下雪,那就更好了,江山一片白,雪下小麦的梦肯定也只有单调的一个,那就是明年丰收的景象。

看过一部科教片,描述远古时代,我们的祖先,只有树皮树叶,或兽皮遮身,甚至赤脚光身,在冷冷的冬天,躺在山洞,避在树下,围着一堆火,紧缩身子,抱紧双臂,搂着孩子,惊恐无助,孤独无援,等待雨滴消散,等待冬风离开。人在自然面前,除了适应还有适应。我想,祖先在冬天是读懂了人性的孤独,读书了人定胜天的荒诞,读懂了生灵的渺小。在情感上,紧紧依偎是信心,亲情相拥是力量。苍茫森林,幽幽山洞,一时的躲避,苟安一时,冬依旧来临,危险和不安依旧绕身,坚定生命的力量,寻一份安宁,求一份平安,在轮回的冬季,拥着安眠,哄着孩子,畅想美好的未来。

小的时候,母亲让我穿上厚厚的棉衣,我才知道冬天站在我的面前。母亲的叮嘱多了,雨天路滑,小心摔倒,把手揣着兜兜里,别冻坏了身体。厚厚的衣服,让我有些吃不消,在外活动少了,手

脚不灵便起来。母亲阻止我外出的想法,其实,我心怀诧异,不冷呀。不想,母亲淡淡说,“谁说不冷呀,你把这件衣服穿上再出去玩。”现在想来,有一种冷,是母亲觉得你很冷。但是,母亲的一言一行,如春风温暖在心间放荡,纯朴在心海的铺垫。儿时没有读懂冬天,隐约感觉母爱细致至真至纯,是那个冬夜,母亲把我的小手放在怀里,是那个冬夜里,母亲弯下腰,给我系紧鞋带,是那个冬天,母亲站在教室门口,等我回家。原来没读懂的冬,经年累月的沉淀,读懂母亲的缕缕真情,可是,母亲的白发,母亲的皱纹渐多,心海徒增伤感,心痛时光不等人,回望母亲时,母亲却在转弯处。淡淡的哀怨涌上心间,母亲却在不远处微笑,“没事,没事,照顾好自己。”那一刻,花蕊濡湿一滴泪模糊我的视线,再三回眸母亲,那个在山坡上忙碌的母亲。

岁月催人老,却不催少母亲的关怀。行走他乡,伴着冷冷的冬天,母亲常打来电话;还是那些熟悉的话语,叫我注意冷暖。母亲寄来老家的特产,还是那熟悉的味道,浸透母亲心灵手巧,凝聚母亲的片片爱心。其实,不用冬天,一年四季,我能读懂冬天,更能读懂母亲。无论风霜雨雪,我都无所畏惧。

“淡泊以明志,宁静而致远”是母亲常对我说的话,这似乎就是对冬天说的。花草树木在冬天睡去,只为来年春早叶绿花开。飞鸟躲避寒凉,到别的地方去寻找温暖了,期待来年把天空装点得更美丽。冬天无惧寒冷和寂静是,胸怀高远容下尘世的浮躁。冬天有一颗平和而恬静的心,又什么都有了!

阅读冬天,不但要用眼看,更要用心品味,品着品着,你会忽然间就幸福起来。和你一起阅读冬天,感受四季轮回魅力,领略人生点滴,也是人生一大幸事。

寒来千树薄

□严巍

树木是大地写在天空中的诗。现在,我正伫立在萧萧的荒野里,阅读着大地递向天空的一行行诗。

秋冬冬初,最适合在旷野看落叶的树,褐色的枝桠齐刷刷地指向天空,季节已从丰茂走向凋零,它们以清简的姿态面对天空,大地写给天空的诗,到了冬天最为寒瘦。曾经满身葱郁的树叶,那些色彩纷呈的话语,以枫树的艳红,银杏的艳黄,柏树的灰褐……或丰腴或激烈或炽艳,一册册地呈上来,然后埋进泥土,于是冬也到了。

眼前落叶的树,不忧不惧,在风霜里更加从容,草枯鹰飞,原野的荒凉尽收眼底,它们醒目地挺立着,肃

穆凛然的气质,与清寒的冬正好相配。抹去了曾经的丰美与喧哗,沉淀下来的,便是灵魂深处最本真的静寂。寒来千树薄,秋尽一身轻,这多像我们的人生,删繁就简,是生命的最终形式。

年少时是春天里的鲜花着锦,绿意葱茏;壮年是炎夏的枝繁叶茂,浓荫满树;当繁花落尽,往事被远远抛在身后,便到了暮年的薄树苍茫,这样的生命历程,让人体味着不同阶段的美。而千树薄的时刻,有着薄凉的气息,抛去一切累赘与繁琐,仿佛独立在时间之外,冬天之外,镇定地执守着一份孤寒,那种沧桑的美,带着淡然与永恒。



时间的声音

□马亚伟

夜色深沉,漆黑的窗外仿佛被无边的黑丝绸笼罩着,安静而没有丝毫生息。我静坐在客厅里,什么也不做,什么也不想。万籁静寂中,只有墙上的钟表在“嗒嗒”地响着。钟表是最公平的智者,他气定神闲,胸中有乾坤,忠实地沿着日月行走的轨迹记录每天的分分秒秒,提醒我们倏忽而逝的时间真真切切地存在过。钟表均匀的“嗒嗒”声,是时间的声音吗?

我一直觉得,时间是有声音的。童年时期,我第一次感受到时间的声音,那应该是人本能的对时间的认识和思索。那时我是个自由奔跑在田野的孩子,心思单纯得如同乡间明净的天空。那一天我打了满满一筐猪草,走在回家的路上,暮色已像大鸟的翅膀低垂了下来,我看到西天的太阳正在慢慢沉落。就在我低头揪路旁喇叭花的一刹那,太阳落了下去。我抬头时,听到了倦鸟归巢的叫声,听到了林梢风声的晚唱,听到了暮归孩子的歌声,还听到了附近工厂下班时的敲钟声……一天就这样结束了吗?我想留住些什么,可是耳边的这些声响向我宣告一天的结束,我的一天就这样匆匆溜走,可我却什么都留不下。我有些惶恐,好像怕自己突然长大。时间的声音,惊醒我蒙昧的认识,莫名觉得要牢牢把握住手心里的每一天。

时间留下了太多的声音,留下了太多的记忆。遥远的年代,还没有钟表,但人们能够敏锐地感受时间的流逝,也能够准确地捕捉到时间细微的声响。自然是神奇的,草木和鸟兽也会聆听时间的召唤,从而调整自己的生存状态,可它们的时间是粗线条的。而我们人类是多么细腻和聪颖啊,我们听到了时间的声音,而且

把空洞的时间细化了,并用时间来丈量自己生命的长度,衡量人生的价值,所以很多人对时间的声音极为敏感。时间的声音是什么样的?时间的声音是流水的声音;逝者如斯夫,不舍昼夜;时间的声音是花落的声音;林花谢了春红,太匆匆;时间的声音是白发暗生的声音;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,朝如青丝暮成雪……时间的声音,就在我们身边轻响着,滴滴答答,哗哗啦啦,窸窸窣窣,时光的流逝,常常引发我们对生命的惶惑和思索。时光太快,指缝太宽;岁月微凉,人生有限。时间的声音,提醒着我们生命是由时间组成的,珍惜时间就是珍惜生命。

我觉得古代沙漏的发明者简直太富有智慧了。沙漏那么形象地展示了时间流逝的过程,看着沙漏里的细沙一点点、一寸寸漏掉,我们仿佛听到了时间行走的声音。时间真的是有脚的,它像个蹑手蹑脚的小贼,从我们身边穿行而过,无影无踪,掠去了太多属于我们的东西,青春、活力、激情等等,却也留给我们太多的东西,经验、智慧、平静等等。

从前写作文总写“光阴似箭,日月如梭”这句话。真正明白这句话的含义时,人早已从白衣飘飘的少年郎变成了一身沧桑的天涯倦客。时间是有声音的,仿佛箭一般,“嗖”的一声,几十年就过去了。生命是一条长长的线,而这条线是有限的,每天都在缩短。时间就这样,一截一截“咔嚓”一声断掉了。时间的声音,有时那么让人心惊,属于我们的时间太短太少,唯有珍惜才能让时间的脚步声从容一些。

时间是有声音的,你听到了吗?生命给了我警觉的耳朵,我要用它去寻找每一寸光阴。

简约之冬

□马从春

当最后一叶黄叶恋恋不舍地落向大地的时候,秋天便缓缓地季节的边缘滑落,时令进入冬天。相比于金秋的硕果累累,冬天则要素净得多,如同一位卸了妆的古典女子,铅华去尽,素颜朝天,充满了无限的简约之美。

秋收已经结束,乡村的大地,恢复了泥土的本色。麦子刚刚播下,大片大片新翻的土地,熟睡在冬天的阳光中,安详而洁净。园子里的白菜青翠欲滴,新出土的蒜苗,宛如亭亭玉立的二八少女般青春可爱。大黄狗在村口“汪汪”叫着,谁家的小院落里,枝头上的柿子举着一个个小小的红灯笼,挑逗着树下嘴馋的顽童。

无边落木萧萧,敏感的树木,是最会应景的。白杨树叶子已经落光,经过春的慢慢酝酿,夏的盛世绽放,秋的高远深邃,在肃杀的冬天,它们删繁就简,低调的蛰伏,只为明年的盛装归来积蓄力量。暗香犹在的桂树,叶子仍然青绿,花朵不在,树下的放蜂人也不见了踪迹。最妙的是漫山的红叶,烟笼晚霞,红润似火,层林尽染的水墨画卷里,书写着千百年来不变的唯美意境。

冬天的荷塘里演绎着别样的简约之美。夏天的遮天莲叶不见了,秋天里籽粒饱满的莲蓬也没有了踪影,只留下一片片枯枝残叶横七竖八地躺在硕大的水塘

穿行在一座座村庄里,落了叶的树木,如执戈的兵士,守护在房前屋后。树杈像伸开的手掌,召唤着昔日的记忆。

还有树上的鸟巢,少了树叶的衬托,栖在枯褐的枝头上,显得更孤高,任凭世间怎样喧闹繁华,它只在冬天的树梢上高高挂着,享受属于它的宁静。其他的季节,它在绿叶浓荫里,被如雨的蝉声所聒噪,冬来了一切都沉静下来了,在光秃的梢头,它美得格外孤凄荒凉。我站在灰色的天空下,看风中的鸟巢,看冬天的寒树,带着哲思与禅意,远远仰望,内心深处寂寞而感动着。

“如果有来生,要做一棵树,站成永恒,没有悲欢的姿势。一半在尘土里安详,一半在风里飞扬,非常沉默非常骄傲,从不依靠从不寻找……”如果有来生,我也愿做一棵树,寒霜后站在冬天的荒野里,不逢迎不趋附,远远地看着世人,孤傲独立,简净清瘦。立着烛火一样尖尖的身子,笔直地指向天空。这种永恒的姿势,在大地里,是诗,在路人眼里,我是在点亮冬天的温暖。

铜官山

铁骨胡杨

刘翠红 摄

捉鱼记

□潘光友

故乡在山区,说是山区,亦或为丘陵地带,有山、有水、有风景。“三月不知肉滋味”是那贫瘠的年代真实地生活写照。肉,要吃,得花钱买。逢年过节时,或家中请手艺人买上半斤。吃不上肉不要紧,然而,故乡赋予了人们丰富地水产资源。鱼、泥鳅、黄鳝、鳖等。沟里、洞里、稻田里到处都是。

每到周日天晴朗时,邀上两三个同学,“捉鱼去,呆在水里太闷了,还是出来呼吸新鲜空气为好。”这群鱼儿俨然不知死期降临,即将成为我们的腹中之物。

沿田埂一直走,找一涧沟处,且水流不能急,开始分工协作了,“言和,你和东平用锹筑上坝,我和三五筑下坝,间隔不要超过三米。”涧沟长了,坝外水位在涨,水流极易冲垮坝,会前功尽弃。“好的”言和应答到。因为我捉鱼次数多,经验比较丰富,被他们戏称“鱼佬子”,也算是“领导”吧。

筑坝是一项很辛苦地工作,找稍微硬些土,最好是田后埂的土,板实。一锹一锹地铲下去,运到涧沟处下水夯实。然后将稍微软些的泥巴涂抹周边,以防坝外水涌入。坝筑好了,接下来抽水了。

四人立于坝内,弯下腰,或用瓢,或用盆,不停地向外舀水,间或我停下来,看看两坝间,有无外水进,有水进,立停,加固。水位不断地在下降,鱼儿逆着水流成群结队欢快地“上水”,或跃出水面透透气。仿佛在做:“今天运气好,呆在水面太闷了,还是出来呼吸新鲜空气为好。”这群鱼儿俨然不知死期降临,即将成为我们的腹中之物。

我们欢呼起来,有人开始自编自唱起来:“鱼儿,鱼儿,你莫怪,你是我的一碟菜,刀(鲫)鱼,刀(鲫)鱼,你别怕,我要给你搬家。”我也不甘示弱,也自唱起来:“泥鳅,泥鳅,你别走,我大(爸)请你去喝酒。”唱归唱,手拿用具不停地舀水,水尽,刚才还欢快地鱼儿,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,直挺挺地躺在泥巴上,任人宰割了,逐一捡起,偶尔,有不服气不甘心的,甩甩尾巴表示抗议。

我们拿出脸盆放些水,将刀(鲫)鱼、鳊鱼、鲢鱼、放入。然后拿出笊箕在浮草处一兜,虾子、刺布罗(当地人称)被打尽。泥鳅味道鲜美,泥鳅很滑,最难捉。掌握要领,也好捉。泥鳅好哄。将两手半捧,看见泥鳅,带着点泥巴,将泥鳅置于中间,两手迅速合拢,不能松手,丢进淘米箩内集中,在水源处淘尽泥沙。泥鳅蜷缩一起。俗语说得好:“打蛇打七寸”黄鳝也如此。黄鳝假在淤泥处,看见,将右手食指弯成勾状,沿其头下两三寸处,迅速勾住,黄鳝用尾欲摆脱,然犹如蚰蜒撼树。将其放在水桶里,桶深溜不走。

傍晚炊烟四起时,我们提着一天的收获,回村分鱼,家长们早已在村口拿着条把(扫把)枝鱼急地等待着,女人们开始喧(骂)起来“你个档炮子的,你个四块板的(棺材)”骂归骂,条把枝始终在手里握着。我们在喧声中,拿秤分好鱼,各人跟随着家长回家。